

太平經國之書四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九

受物論鳥獸魚鱉昆蟲

宋嘉興伯謙節卿



或問天官有獸人掌其田獸冬夏獻狼麋春秋獻獸物有
獻人鼈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鼈蜃秋獻龜魚則凡
禽獸蟲魚之瑣碎三人皆可兼之矣服不氏之教養猛獸
射鳥氏之毆射鳥為大鳥羅氏掌畜之網羅馴擾何以復
見於夏官冥氏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庶氏除毒蟲穴
氏攻螫獸翼氏攻猛鳥堇族氏攻之書去大鳥剪氏以禁
莽草除毒物赤女氏以炭灰除狸虫蠹氏以牡鞠去毒蟲

壹承氏以牲禘象皮殺淵神廷氏以救日月之弓矢射天
鳥何以復列於秋官若曰天所掌惟畜獸魚鼈以供王飲
膳之物耳而禽獸之屬昆虫之類所以爲害於國中者不
暇及焉彼服不氏之所養與其所共其氏穴氏之所攻與
其所獻獨不可合於獸人乎而事有其官官分隸於數處
先王豈好爲是不急之物祿無用之官以待有事之用耶
曰先王司事以合官作事者因官以存名其名不可廢其
官則未必皆有試舉其畧言之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蒼
堂漆草角人羽人止征一物式僕戎右軍司馬甸司馬行
司馬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天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
用夏采喪祝有盟誼則用誼祝建邦國則用上方氏遠人
來則用懷方氏事卒則臨事而兼之三官六十官其臨事
而兼者殆相半也且自不服氏以至羅氏自冥氏以至庭
氏六抵皆下士一人否則二人皆徒二人否則四人惟掌
畜下士二人則有吏有胥有徒二十人然比之天官獸人
獻人府史胥徒皆具而徒之多至於三百則又不同矣由
此言之天官獸人以下雖具官而設局而夏官秋官如服
不氏羅氏掌蓄一二職之外意其必皆臨事而兼之耳或
曰是則然矣服不氏以下何以必屬於夏官冥氏以下何
以必屬於秋官曰掌養鳥而草蓄之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夏者教擾鳥養育之事夏爲養育之時故以屬司馬掌攻
猛獸養獸而獻之掌攻猛鳥大鳥而殺之攻爲殺伐之事
秋爲殺伐之時故以屬司寇至於凡田獸之政令則要皆
獸人掌之先王於鳥獸之微魚鱉昆虫之細其在所當養
則設官以養之以順春生夏長之道非獨養民而已也其
猛鷲在所當去其托爲神姦在所當除則設官以去之除
之以象刑罰之威以順天地肅殺之氣作獨詰姦隱刑暴
亂而已也夫以鳥之高飛獸之遠走魚之深潛昆虫之雜
襲至難及以政者也而先王於此猶無所不盡其心焉甚
矣法制之脩明而先王爲天下興利除害之意非若後世
之苟且也如是而受天下之報享天下之利備四海九州
之美味可以共受之而無愧矣天下之生久矣一亂一治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其所以爲民物害者非獨洪水而
已也自禹驅龍蛇而放之道而後民不至於無所定自益
烈山澤而禽獸逃匿而後獸蹄鳥迹之交於中國者無有
容鳥獸之害人者既消猶懼其不終息滅而復出爲惡於
是又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雖入山
林川澤不逢不若而其所當養者則有法焉虞而掌之蓋
周人之政卽虞夏之舊政也維紂之餘園囿汙池沛澤多
而禽獸至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後卽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每觀子學論三聖之功以為驅猛獸而百姓寧比之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知猛
獸之為天地間害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同天下既平九
州清宴八荒會同之後周公安得不為無窮之慮哉因事
而建其官因官而存其名此非不切之務無用之官也先
儒徒見夫獸人之官脩則以為寧百姓之大徒見夫獻人
之官脩則以為養萬物之悉孰知興利除害事已而不敢
不存其名有非一職也周道衰而官職廢先王興利除害
之意無一復存春秋書秋多廢則不復有獸人之獻毫社
之屬東門之鳩鵠則不復有哲族氏庶民之毆除狡人之
烹鴛鴦之詩魚藻之詩君之傷今而思古則不復有獻人
斃人大羅氏之養當是時也龍蛇之孽羽毛鱗介之禍史
不絕書不惟物性不得其寧而萬物亦不得其養欲令德
及昆虫而禽獸之不逼人者難也蓋後世養民之政猶苟
且而不及况於鳥獸禽魚之難及以政耶漢有一宋均能
出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遺潮陽之鱷則當時以為創
見駭聞之事嗚呼彼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驅虎豹
犀象與周官之治鳥獸重魚耶

醫官論醫師以下五官

或問醫官論醫師足矣而食醫醫疾醫醫傷醫醫獸醫醫無乃太冗乎

曰古者史官樂官與天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不
二事懼其不精也况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必事上
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爲不可不謹先王立政以一人而
兼三二人之能或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
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
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而不
敢計其冗甚矣先王之仁也曰先王之於醫事嚴矣然
自萬民及鳥獸無不治療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
貴反不及焉何也曰萬民之疾治其疾於已然自王而下
則去其疾於未然于不於食醫而講求之乎凡今之疾未

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膳之齊既以時
而賦之醎酸甘苦辛之助又不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
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
王之血氣未嘗不及於悞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
於未然之前也不獨食醫爲然膳夫以下如烹人則掌水
火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內饗則掌禽獸
者無所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內饗爲然凡五齊
七菹之用醯者則有醯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
鹽人以掌之醎酸鹽醎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

之和氣五臟之不足故雖瑣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養之
羞酒醴之物交入於夏則蠶冰以進以禦暑惡之氣六官
六寢之脩宮人於春冬則掌鑪炭之共以辟寒濕之氣井
醫以流其清泚而泄其汙穢沐浴以凜雪其精神而悅優
其膚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者無所不致
其備也又不獨鹽人鹽人交入宮人爲然內宰之職以陰
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叙于王所女御
則御叙于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杜漸戕其真而盡滅
其心志者无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
之可致耶大抵味以養精者也穀以養形者也藥石以治
疾者也養精爲本養形次之治疾爲下莫貴於王而至於
設官以待其疾不惟非臣子之心而亦非所以爲奉養之
至者也豈不及王又何疑乎若夫萬民則不然夫自王而
下至於公卿大臣凡有爵而貴者不幸有風雨霜露寒暑
燥濕之感則其權力足以致斃其財賂足以使斃則亦不
待於設官以掌之惟編戶齊民未有特富者生之具雖
粗給而祭祀醫藥必有所不足力既不足以致醫而良醫
又不屑於治則夫疾豈以下苟不設焉民之死於非命者
必多也蓋嘗諱衛生之經矣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爲寒
暑以爲陰陽風雨晦明以爲四時序以爲五節淫則爲疾

以生寒熱不腹感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為五氣一覺
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氣不衡章為氣色發為聲言以生喜
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
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哀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則
和有餘不足則病今也喜怒哀之不節與寒暑之過度者適
相值焉是以其生不固疾疢公作寒極為熱熱極為寒為
癘瘡為痒疥結為瘤贅陷為癰疽以至不能自有其生
於天地之間當是時也而不有聖人同萬物之憂同民吉
凶之患不有良醫深性命之情而順陰陽之理辨內外之
證而明死生之訣則將誰與哀救之哉是故疾病疔瘍纏

之於醫師而分治之於疾疢疔瘍疔瘡疔毒疔毒疔毒疔毒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音五色晷其死生兩
之以九氣五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場醫則掌腫潰金折之
場而攻之以五毒養之以五氣療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
以至獸病獸場亦有官以掌之亦推其有餘以及其分治
其事而各精其業歲終則稽其醫而制其食者其全失而
定其上下國家仁民愛物之意至是極矣若曰養王於未
疾之前而治民於已病之後此非先已而後民也舜甲之
分貴賤之理臣工愛君之深意也雖然周家亦豈一切治
民於已病哉委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水昭公四年夏之

十二月也西陸朝觀而出之夏之三月也司燧之官季春
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必如之夫出火而藏米皆所
以助陽而抑陰納火而求米皆所以助陰而抑陽必是違
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從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癘疾不降民不夭札而時疾皆可以禦
是亦不必苛待其已然而後治之也聖者請水周家待民
之意則知王之所以不言蠶益无可疑者矣氣體均和
膚革充盈无傷生害氣之食无沉醜熱沃之飲無滯荒迷
感之好無風雨露霜寒暑燥濕之感百病之源固已盡之
於平時暇日也昔者春秋之世晉平公有疾求蠶於秦昭

公元年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其
疾如蠶非鬼非食感於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夫平公
惑女寵以致疾而醫和歸咎於良臣何也不救君之過不
能節王之聲色彼蓋有所傷而思古也且不獨此也如悼
子卒未葬而平公鼓鐘以飲酒小大之臣為一飲一食而
忘君之疾太師不詔藥臣不規而杜蕢貴以區區之宰夫及
越乃七之職而進救益之戒醢酒嗜音而內作色荒是安
能無疾耶西漢以太監太官湯官導官及庖人皆隸於少
府而統於丞相御史是猶有周家之遺意至東漢則尚樂
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闕人以主之其意已不謹矣晉

以太官屬光祿以太醫屬宗正渡江以後則太官太醫悉
隸於侍中而唐則悉隸於侍內者而大臣無所政令於其
間矣夫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飲食醫藥不相聽則
彼此不得以相察每思天官家宰之分職以膳夫等官列
於前而以食醫一官列於後此最防微之深意割烹煎和
一有失宜則食醫皆得以糾察之雖曰王不言醫其醫豈
不預耶蓋至於大臣之政令不行則飲食酒漿之小官各
求以自媚於上雖宰相無如之何矣而何太醫尚樂之足
忌也嗚呼此周公之思慮所以求深長而醫師以下五官
始有可得而論者

鹽酒

或問鹽人掌鹽之政令酒正掌酒之政令政令之在官者
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權鹽權酒乎抑以鹽酒
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鹽酒有權則先王九賦之
目未聞有鹽酒之數而與斯民爭口腹之尋常亦非先王
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鹽人之外在地
官則有川衡以誅罰其犯禁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寇
以掌市之飲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謹酒之禁又
與後世曾不少異焉何也曰先王之有鹽禁也禁其弃本
逐末與官吏之緣公為私而已其於酒禁也禁其飲都以聞

爭沈醉以敗風俗與其流生禍孽米粟而已若夫醴醬之
所需飲食之所用祭祀之所羞孝養洗醴之所樂歲時會
合冠昏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但收賦鬻者之
賦而非復自貪其利過其源而不以一孔遺民也昔者晏
子謂齊侯曰昭公二十二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
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病而夫婦皆
誼晏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林之利先王以來固未嘗不
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
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

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實公室乃貪獻子之爲是言也是知
山澤之利雖與民共而猶未嘗不慮其貪末遂末以至於
貧匱不給也漢祖嘗有此意鹽鐵酒權之利雖盡捐以與
民而後元之詔亦奉奉然爲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多
爲酒醪以廢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春秋秦漢以來
猶不忘之况以周公憂民之深乎以百畝分民以九職任
民有本之可教則其末爲可抑有生生之可樂則其刑罰
爲可緩是固周公雖不與民爭鹽酒之利亦不恣民趨鹽
酒之利夫者海以爲鹽利至博也不爲之禁則緣畝之農
夫將日耗侈心日動而本心日搖官吏之貪者亦將並緣

以爲效矣。秦季不以爲酒禍至無窮也不爲受極則酒而無度是以民人及市群飲而闕貴酒亂其德而害訟日益繁滋矣。周公以此則一切有法以待之。其鹽人酒正之政令彼特施之上者也。而猶有式法以定酒材有酌數以供祭祀有法以行頒賜有書契以授秩酒有日成月要以攷出入自王后之外雖世子之飲亦有歲終之會而凡取糶民於酣飲平其取鹽也必有簿書以責其數。其受鹽也必有符節以防其僞。况敢縱民於淫食乎。故公論之入有數而民之食鹽者亦有數。公酒之出有數而民之飲酒者亦有節。但酒正內官耳。自酒入而卜皆奄矣。爲之勢不可以行呵禁於外。故至市官之屬則有司。或以掌之刑官之屬則有萍氏以掌之。鹽人既共祭祀賓客之鹽共王后世子之鹽與凡牲膳羞饗會事之鹽。故雖以爲國之命而掌天下之鹽。鹽之數而山林川澤鹽鐵之藏則有澤虞。川衡以掌之。而川衡之掌則又有大川中川小川以別之。巡其川澤而平其守執其犯禁而誅其人。內外相若相維而法令可次相攷。大抵勸農而美風俗耳。其禁雖嚴初不以自利也。其民安於禁而樂於生初不以爲怨也。若夫後世則不然。自文帝以來雖不與民爭利然待善不足以爲政而鹽鐵在民酒利在民其亦太無制矣。徒知其害而不能定其法。

歲難徇民耕殖不知固已導民而趨末也至於孝武則又
不顧斯民之无以爲生一舉而盡奪之幹官鐵官之設雖
近於酒正鹽人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萍民大抵不過幹
鹽鐵而權酒酤耳而又或屬於內史或屬於少府大臣之
政令不行必其間而取之無憾歛之不愜衆心歛固有不
平於下而鹽鐵酒權均輸之議所以起後日賢良文學之
紛紛也自是而後其禁益嚴其犯愈衆吏卒搜索私屠酤
至於壞室廬而毀金甌凡弟妻子離散生業破蕩无餘而
民之以酒獲罪者方日來而未已髡黥積手下私鬻不爲
衰減力不足以執之則浸成頑俗而流入姦盜民豈樂爲
此哉上之人旣不能制民之產民方懼死於飢寒而日求
升斗以苟活但莫程命縱之則不顧而逐末迫之則急而
犯法耳固未易而禁也先正翰林蘇公論酒誥一書以爲
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
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
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管其子甲之子服
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管其子而責之學乙管其子而奪
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况又有所謂百畝之可耕九
職之可任乎今世鹽酒之禁蓋亦反其本而已正使有本
之可趨猶不當禁之使至於此極况未嘗有本也舊嘗論

州縣官吏之自爲私酷而不必禁民之私酷又嘗論州縣當置鹽木錢爲之增價以買鹽而減價以賣鹽此則姑因今日之勢而行此不得已之策譬之欲紓其兄之臂而教之姑徐徐云耳周公之法意至此殆有未易言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九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

理財論太府以下三府

宋嘉鄭伯謙節卿

或問周禮真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矣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昔者天下之民百畝之田可以無飢墮下之桑五母之鷄二母之埴可以衣帛而食肉而又任之以百工商賈貴之以嬪婦臣妾資之以山澤藪牧故其地無餘利而其民有餘財當是時也下之所以輸於上者常易辨而上之所以取於下者常不見其難集內而九功之正稅九職之正賦外而九下

之常其時已至其財已可取則太宰立法以授之征者
司徒之屬征財以入之掌者太府之職掌財以頒之當用
者如斯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之入也財之來爲無窮財
之取爲甚易其藏之也常充足而盈羨而其用之也則常
懼其姦欺而凶吝是故一時之財不待於理其入而常盡
心於理其出焉每觀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旣以私田而
不餉士大夫旣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
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之用
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
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滲漏乾沒或有以容姦而肆欺

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旣窘於用則
不免重取於民也於是二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
焉前有大宰小宰宰夫後有太府掌皮地官之屬又有
泉府人廩人但歛散調救事近於民故泉府而下皆以屬
地官大宰兼制國用故太府與司會皆列於天官而太府
以下三府則皆掌貨賄泉布以待用司會以下四職則皆
掌會計以足用衣裘皮革之數一歲之出入尤多則又專
命司裘掌皮及以會計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職未嘗不深
歎周公措置之合宜而均節之有法防閑之周密而視聽
之詳多也蓋內府若可以兼玉府矣而必分爲三府者

於一身之用固不可以混夫一國之用也司倉是名可以通
司書矣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以汨之
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攝爲二職者
出入之數固不可以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
行之則不惟不免於姦欺而其內外之參差不齊出入之
交錯差舛簿書會計之煩多委軋亦必將有弊其精神而
昏其思慮者周公不爲此也故以太府言之自關市之賦
以至萬民之貢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
寡而爲所用厚薄之限也以其數之多寡爲限則用不免
有欠餘勢不免有相補足而財不免有相移用移易然

始舛錯而難故是非一人之所能理也故法式則見於太
宰而定數則見於太府移用則掌於職內矣以內府言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與夫四海幣獻之貨賄紛然而入
旣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藏又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獻
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與夫四方之金玉齒革兵器
雜然而受旣以共王之玩好又以共王之獻賜又以待邦
之大用是亦非一人之所能究也故其大體則掌於內府
而其精美緊切者則分於王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
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此特其綱領也至於王后世子凡
衣服之用邦布者則共之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凡

帛登予之用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
共之其出入支用固已鎖碎不一矣而歛滯貨給賒貸所
以與民用通者則又豈外府之所能兼乎故係邦之用者
則外府領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府矣以至司會而下
掌皮而上其所以設官分職而不相參者大抵皆然雖武
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司書亦別爲一書以待司會
之攷以佐太宰之樽節雖然此特其不相參者甚至於相參
而相攷者則內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
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
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
所入互相出入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
可以防其姦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
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足於用征歛常不
至於害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
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害取之於下而已非
固屑屑然爲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
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同出於
太府然則論周家之理財者太宰之府較太宰太府式法
之次序辨九貢九正九賦九職九式九事之異同此則自
有諸儒之傳說在

內帑論三府供玉玩法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龜茲之欺周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盜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有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爲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若一切限制之而尋常玩好之私亦所不容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涓吏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

而無欲安於嗇陋而無所慕也外也子孫不能皆賢公不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育中鬱積磅礴之餘啓其暴怒而逞其威言一日而發泄之則人欲橫流反有不可得而遏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主之所不能免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帝之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欲導人主以奢侈而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玉府一職終始皆稱玉雖燕衣裘器禮第席床亦無不盡其飾而極其精既少其命

玉寶其之器物又以其精美珍異充玩好以玩好之心凡
於物則曰小用曰好用以玩好之心見於人則曰賜予曰
好賜亦曰好用大抵總而言之則曰玩好別而言之則曰
小用賜予也周公非不知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然
至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苟有所好而無損於
爲君之大體亦安得而盡絕之况夫大府所謂式貢之餘
財非惟曰吾欲取其餘而不廢式法之所當用也必待九
賦以充九式所用之餘九貢以充邦國吊用之餘然後共
之若其無餘則亦無可共矣玉府所謂金玉玩好之獻非
曰九賦九貢之入吾必責之以此玩好之獻也辨其所產
之地而收其入如其地之止產此物而可以充玩好則亦
足以便其所貢矣內府所謂金玉齒鬋良貨賄之獻而供
王之好賜予亦非其出於九賦九貢之貢賄也即四方諸
侯朝覲聘問之時獻國珍異之物而引納之於內府者及
其有間省之費則各以其四方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遺之
王亦無所利其物矣夫此三者既無所損於人主之大體
亦非所以滋人主之侈心脫使侈心由此而動焉則家宰
又時以道而養正之以格其非而易其慮彼將動履九式
之成法而一毫不敢有所過差也又何至於有漢唐末流
之弊乎自此論不明而儒者過爲儉嗇之說而強其君以

所不堪將使之飯土榴發土劍以萬乘之尊而下之賤所
逆旅之能經制不立而子孫無以持循後世之心豈終未
有不勃然而生者西漢之初頗知此意以大司農掌天下
經費猶外府也以少府掌山澤陂池之入自佐天子之器錢
而給私共養猶王府內府也雖無天府一官以總其出入
而有計相以會計之則猶司會司農少府及計相盡屬於
丞相御史則猶周之統於太宰自元武變亂舊制以山海
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使宮中私用
一切皆於司農取之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章和以來不
能堪此於是別自立監而用關人以領之而成廢置之君每

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宮爵後園自為私藏矣馴至於
唐元武為無制以天下金帛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
而聽天子取給之便以天下之公賦而為人君之私藏有
司不復窺其多少而宦官領事至三百餘員此固不足道
也至於楊炎以片言移德宗之意即日下詔遺內庫之積
貯而盡歸之左藏議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德宗之刻剝聚
歛受延齡之欺罔而來諸道之美餘乃自此而始惟宋朝
盡去漢唐之弊而復周公之遺意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
之奉宸庫在周則為王府凡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
庫在周則為內府又有左藏以比周之外府然其所以異

於周者獨以大臣不得以知出入盈虛之數而無以撙節
於其間也渡江之後又別置激賞即今之南庫是也雖宰
相領之謂之兼制國用而內外已判然不相干矣論矣竭
四海之財而恣一人之侈周公固不為此矣至於防其侈
而截然無毫之假借亦豈為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乎
至於是而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一

宋嘉鄭伯謙節卿

會計上論司會以上七官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
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
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
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
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按
歛財幣之餘與夫司表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
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

皮則不過糾察鉤致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忌則沉匿掩蔽之弊生而匱乏之枵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自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書掌皮亦均之爲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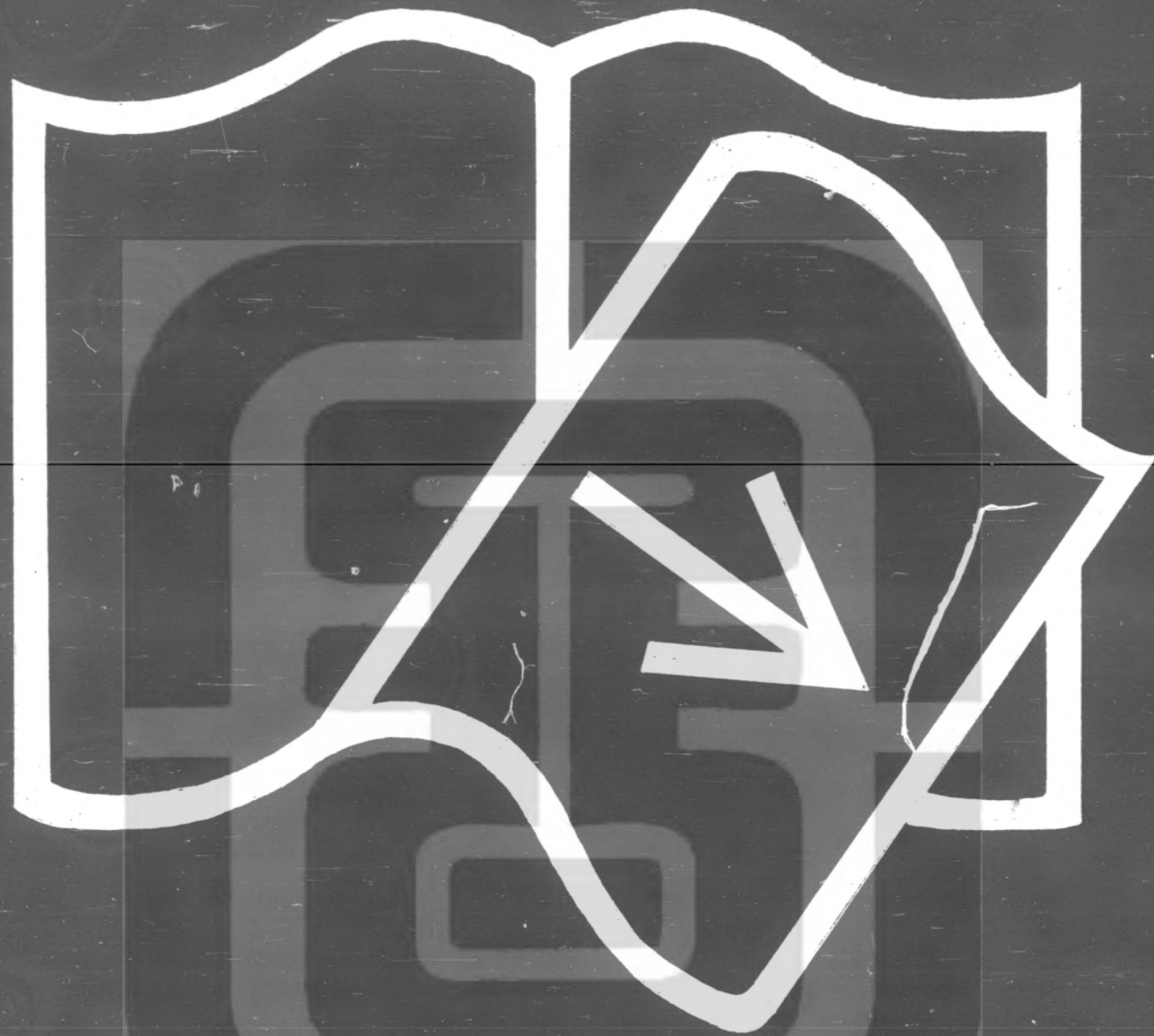
太府頒其貨于受歲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二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致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廢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

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昏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樂之治道之治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旣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

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鈎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則同出於司農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

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攷爲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上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倉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錢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

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官高帝之世轉延壽中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何之爲御史大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林林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海國音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樂太官御者鈞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季



原件短缺

5-6

唐此弊不寧以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
 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曰鹽鐵曰租調曰度支度支以
 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
 為之長則度支要矣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
 攷之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
 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
 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
 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
 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
 庶幾乎

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賦取甚不嚴而州縣所供
 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與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
 續以少府賈誼之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
 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
 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
 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
 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
 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
 公庶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僦民
 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

通負弊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壹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

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恣酒飲人以酒而人無不任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檟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盡善者蓋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出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

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產殖有盈

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而爲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美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內治論內宰下十九

或問內宰之職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宮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厚制王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侯而內交群下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內

祭祀漢家尚除祕祀今女祝之設豈無執左道入宮而爲厭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宮妾數者混然淆亂雜居而錯處豈無爲淫邪以污宮壺者后夫人以下女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獨不著其數典婦功與絲枲追師染人饅人無非是人也而內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矣而此又有世服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內司服冬官有鍾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獨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官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則尤爲

可疑者曰子之所以爲疑非以夫后與市事則內外爲相
紊人民官吏與宦官宮妾雜處則內外爲相亂有外祭祀
則內將有厭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內外
猥多泛濫之職耶此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
措置之纖悉詳盡者不以通內外則以嚴內外者也夫以
宮闕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
卿大夫之好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熏腐之餘
亦固幾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正與后非異體內廷
與外廷非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承
者也王則立朝於前以先平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

朝市何嫌於相闕乎夫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
于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好事乎前有宮人
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食沐浴櫛醜私猥之
事而隱然厲其取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士二
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
用度耗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夫天何嫌於處
內庭乎凡此無非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耶宮
壺之執事室廬府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美
工女酒女樂女滌女醢女鹽女冪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
爲內外夫官世婦以屬嗣爲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

之宿戒名同而實異則不得不分內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飾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鍾氏塗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有不可以並於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雖用士人而內司服終令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內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未忘之心亦所以爲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內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殿內外未嘗相雜也以至九賓世婦文御

之不著其數亦以所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輕於澤以濁亂宮闈之內凡此又無非所以嚴內外而異之也蓋昔者先王之意以爲內外不通則內外間隔藩牆有比鄰之異精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窒礙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非宮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則又不免於尊卑之煩紊男女之濁亂職事發弛而不舉知慮疎畧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以意也天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爲用先王之所以嚴內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內外者

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內外之政甚無足觀者朝市異路
王后不同心燕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闐闐之內
尚不暇於整飭而况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一妃嬪
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宮掖有禮忘之聲妃妾
起巫詛之風官手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亂其內而
公卿大臣踈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究論所自則皆始
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
嗚呼大臣之權去而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終



